

## 归途同乐

■符浩勇

沿着街灯下温水似的黄色光线,她们慢悠悠地踩着共享单车,秀秀的白凉鞋动起来显得特别悠逸。盈盈的眼睛总不自觉地盯着它们旋转的弧线,边走边唠。她们不是从同一省份进城打工的,而是在一个社区活动中认识,后来就逐渐成了好姐妹。

这是个周末,她们相约蹬车到这座城市最大的广场闲逛,走到这时候该往回程奔了。广场是个宽阔的正方形,广场两边各有一条路通向她们打工的社区,距离都差不多。一条靠着弯曲的人工河,另一条从一大片居民楼中穿过。她们今天蹬车是从广场中间那条路踩来的。

“今天换个道,好不?”秀秀说。

盈盈不愿意。她们停下,商量了一会儿,决定各走各的路。一小时后在社区办公楼前见面,看谁走得舒坦爽快。

“当然是我。”

“走着瞧好了。”

盈盈推着车不动,看着秀秀蹬着车陷入两栋大楼的夹道,然后她沿着河边的路蹬车。河边的晚风吹在身上爽快极了,裙裾轻摆,与飘扬的柳

丝、弯弯的小草以同样的节拍摇动,摇出梦一般的静谧……

岸坡的草丛里,几个逮蛐蛐的孩子互相小声埋怨着。一个个小心翼翼在草地上爬,一阵小小的骚动之后,蛐蛐不见了,一个孩子差点滚到河里去,孩子们躺在岸边哈哈大笑……盈盈也笑了,抿着嘴想:秀秀可看不到这个。

夜空有了星星,却不怎么亮,若有若无的。天一会显得很高,很远,一会又变得挺低,挺近。深不可测的夜空里,藏着多少迷人的遐想啊。

和盈盈分手,秀秀故意连头也不回,一股劲蹬车转过一栋灰楼的墙角。可刚走几步,她立刻就承认:这儿的确不如河边那么富有诗意。

路面是新铺成的。路面撒了一层细沙,车轮压过沙沙地响。道边横一块竖一条地放着许多石条子,是预备修路的。路的两边都是六层高的居民楼。楼前没有一棵树,只有人。

穿着背心和大裤头的男子。用宽宽大大的灰裙子遮着大肚子的胖女人。跑来跑去,大呼小叫的小孩子。

每一盏路灯下都是一个喧闹的小世界。世界中心是挤压成一圈的人和砰砰作响的大棋子。羽毛球在灯光里穿梭。西瓜摊儿生意兴隆。冰棍纸在地上随风划出咝咝的响动……

她小心翼翼地蹬着车,想着盈盈不知此刻该是何种境况……

走过沿河的路,拐入街道角处,盈盈停下来才发现人们在跳舞。

舞场上,男人搂着女人,转动着,就像开锅的饺子,一个个起伏不定。可就在她转身要上车的时候,一道艳丽的桃红,突然将她的目光抓了一下。

一个女人穿了条桃红的裙子,围着一条白丝巾翻飞着,左右旋转,像山里开春的桃花。有时她情绪活跃,碎花似的绽开了,流水一般向前滑动,柔软地倾泻;有时她如一阵狂风而来,就跟桃花似的飞旋而过,风吹得花瓣满天。

忽而女人转身弧度大了些,白丝巾悠悠晃晃地飘在了地上。离她脚下不远,一双双脚从它旁边踩过,眨眼间,已经有半个脚印染黑了它。她快步走过去,将白丝巾抓了起来。可她没有鼓足当众递过去的勇气——人家会怎么看她呢?

犹疑间,那个跳舞的女人来到她跟前,鄙夷她:“想拿走它,若我动作慢,你就走了?”

“不,我正想送还……”她没说完,女人已抢过白丝巾,展平一瞧,嚷着:“噢,你怎么踩了它……真不像话,你……”

她有苦难辩,忽然觉得女人的白丝巾一辈子都洗不干净了,她只好红着脸蹬车逃跑。

为抄近路,秀秀蹬着自行车转向居民区后的那条古老而幽深的小巷。

不巧,深深的小巷一片漆黑。她的心不由掠过一阵怯悸。犹豫再三,她还是依稀辨着路面,提着心慢慢蹬车驶入小巷。

大约进入小巷有了大半,忽然迎面刷来一道手电筒明亮的光柱,随即甩过一个男人躁急的喝声:“站住!站住!”

她的心咯噔一下:碰上坏人了!她说:“你想干什么?放我走,我把车……都给你……”

“别瞎想,我在这里等着,是要你的车的吗?”黑暗里传来沙哑声。

“求求你,放我走,我把打工的钱也给你,行了吧?”贞操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她哀求着。

“放你走,可不行,我可不要你的钱。”声音在靠过来。

她焦急如焚,看逃走无望,便猛蹬着车向来人猛冲过去。那人躲闪得快,趁势推倒自行车,只听“哎呀”一声,人倒车翻。她急忙起来,腰身却被死死抱住,她奋力挣扎,只听来

人声嘶力竭地吼:“你再走就没命了……前面电线杆倒了,电……电死了……一条狗……”

她倏地停住了,来人松开了手,用手电筒照着前方不远处倒在地上的一具狗的尸体……

看着走近了的秀秀,盈盈笑着迎上去。

她俩终于在社区办公楼前重逢了,脸上都漾着笑容。

“河边美得没办法,我都没玩够,还想再走一趟呢。”盈盈说,“秀秀,你一个人走回居民区不怕?”

“哦,不。有什么可怕的!噢,对了,有条小巷有点儿黑,是够吓人的。可我遇到了一个……好心人。他一直把我护送出巷口。”

“哦,你运气真好。”盈盈发觉自己有点不舒服了。

“你呢?”秀秀赶紧问。

“我?也挺好的。居民区可有人情味了。”盈盈低着头,像是喃喃自语,很动情地说着,“走到一个露天舞场,有一个女的真漂亮,像从画上走下来。她跳舞时系的白丝巾掉了,刚好飘到我脚下,我刚捡起来,她先对我说,‘谢谢你……’”盈盈极力渲染自己营造的气氛。

“瞧你!感动得热泪盈眶了。”秀秀取笑她,夜幕遮掩了盈盈赧红的脸孔。

她俩各怀心事,都笑得很惬意。

## 贤妻情怀

■杨炳阳

每天清晨,我们夫妻双双在白浪大桥上跑个来回,是多年的习惯了。今天是星期天,不像平日那样急着回去上班,晨跑后,夫妻俩手拉手,慢悠悠地踱进桥头附近的农贸市场。

天还没大亮,市场里早已热闹开了。今天妻子大发慈悲,秤了两斤猪排,还破天荒买了一瓶烟台“山葡萄酒”。我简直被搞糊涂了。妻子平时省吃俭用,处处精打细算,一毛钱都想掰作两半花。我这个一餐能喝上斤把“土茅台”的酒鬼,也被定额限量,每晚只喝二两。若馋嘴贪杯,妻子就“乱花钱、败家星”地骂个不休。“今天怎么?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!”

看我傻呵呵愣怔的样子,妻子会意地笑了,亲切地说:“这个月你加班多,够辛苦的,今天就破个例,犒劳犒劳你。”

原来是这样!我差点喊老婆万岁!

看到妻子今天特别高兴,我琢磨着要把日前私下捐款的事告诉她,总之“纸包不住火”,何不趁此机会向她说了,了却一桩心事。为了避免妻子大发雷霆,我早在心里酝酿了一大堆感化她的道理,什么传统美德、奉献爱心等等。可是,话到嘴边,总说不出口,直至回到社区里,还没吐出个“子丑寅卯”来。

此时,夜幕收尽,朝霞映红大地。住宅楼下,一排排整齐青翠的绿化树,随着晨风漫舞;花坛里,鲜花开得正艳,空气中飘散着沁人肺腑的芳香。天真活泼的孩子们,绕着树干、花坛,追逐嬉戏于丛翠绿之间,不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。篮球场上,龙腾虎跃,一个个漂亮的投篮,引起四周观众爆发出此起彼伏的喝彩声。家园的早晨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身处如此令人奋发向上的环境,妻子兴致更浓,谈笑风生。因我心里有“鬼”,只支支吾吾地附和着。绕过假山、转过水池,前面传来的喧闹声,使我一惊,只见路边的宣传栏里,公布了单位职工为灾区人民捐献救济资金的名单,一群围观的妇女,正你挤我让,七嘴八舌。

“看看我那口子捐了多少,200元!够大方的。”

“200元算什么?”我家老王捐了300元。”

“喂喂,看谁捐得最多。”

“李卫东,400元。”

“巍志扬,500元。”

“……”

我急忙拉着妻子,想从小路走开。没料到,妻子也被宣传栏前的热闹场面吸引住了,好奇地对我说:“看看去!”

我在心里暗暗叫苦,但还是装着镇静的样子说:“有什么好看的?快回家吧!”话音刚落,那边已报到我的名字了。

“杨阳,600元。”

“哇——”

随着那惊叹声,我的心“扑腾”一跳,脸上火辣辣的,感到身边的妻子已气得扭歪了脸,两眼闪着怒火向我烧来。这葡萄酒别想喝了!我不敢正视妻子,盯着脚尖向她解释:“一定是收款员记错了,我只捐了200元。”

“没错,是我加上去的。”

“你?!……”

我瞪大了惊奇而疑惑的双眼。面前的妻子,并没有我想象那样满脸怒色,她冲我笑吟吟、柔声细语地说:“你呀!钱这东西,该花的,还是要花。回去吧!我给你炒猪排。”

“哎。”

我像个听话的孩子,顺从地跟在妻子身后。我发现,今天妻子笑得特别好看。



梁君在儒鸿打铁坊中挥锤锻打菜刀。图为龙华区龙桥镇儒鸿村村民吴秋香摄

## 伊面

■王鑫

突然的季节转换,总让人心生感慨。

在四时衔接并不明显的三亚,晚来的由夏入秋,还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发生。

我坐在芙蓉花园对面的一个外场,要的是一杯摩卡,代替平日爽饮的冰美式,这是对天气的一份应有的尊重。

独坐的两个小时,我想起很多事情,又突然想做很多事情。比如,我在微有寒意的下午,突然想到一件温暖的事:吃一碗泡面。同时想起与宝宝一起泡面的时光,充满了仪式感。

我喜欢红烧牛肉面,她喜欢香辣牛肉面。

宝宝超级爱吃青菜。每次泡面,她都会准备好蘸酱,花式搭配让我食欲大振:绿绿的大葱,切成块的红色萝卜,绿里点缀一点黄色的生菜,切成条的削皮黄瓜……

一桌子春天。

因为没有热菜,宝宝不忘从市场给我买回一只熏鸡腿。

头几次吃,我没有注意到她总是看着我的调料包,就是青菜那包。见我不解风情,她干脆抢了过去。

后来,我都把那个青菜包撕开,将里面的东西倒进她的桶里说:宝贝,把菜都给你。

所以,我就给好友发微信:我想吃你做的伊面,就今晚。

第一次吃这个面,还是八个月前,为了采访他和他的“鱼尾小酒馆”的创业征程,几番交谈。

那天我们在鱼尾三店聊到深夜,他说鬼叔你饿了吧,回二店,我给你做一碗伊面汤。

据说做面是鱼的独门手艺之一,且不随意,只有鱼尾的会员偶尔有此口福。

我受宠若惊地坐在二店外面,看着鱼在露天的厨房里忙活。

他做的伊面汤,融合了日本拉面的一些技术。他拉得很好,味道不只正宗可以描述。

我把面条一撮而净,连汤都不剩一滴。

我把瓷盘推向她,“把菜都给你。”

“当然喜欢。”我马上抄起筷子。

她动了动瓷盘,说鱼老师的存货不多了,我只能找到这些。“我平时吃面,特喜欢搭配青菜。”

我把瓷盘推向她,“把菜都给你。”

鱼回我:当然。

突然,我看到鱼的脸上,有泪光闪动。

我愣住了,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鱼哭。

我问她:“鱼,你哭什么?”

她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今天做了很多事,但没有一件是开心的。”

我问她:“鱼,你今天做了什么?”

她告诉我:“我今天做了很多事,但没有一件是开心的。”

我问她:“鱼,你今天做了什么?”

她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今天做了很多事,但没有一件是开心的。”

我问她:“鱼,你今天做了什么?”

她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今天